## 适时重视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

## 贺灵

1599 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蒙古族文人额尔德尼和噶盖,根据回鹘文创制的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所谓"无圈点"满文,史称为"老满文";1632 年皇太极又命儒士达海将使用不太方便的"老满文"改革成"有圈点"满文,即后来人们所称之"新满文"。随后清政府将满语满文确定为"清字""国语"。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间,先后形成了数千部(件)满文(包括满汉合璧、满蒙合璧、满藏合璧等)政治、军事、法律、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外交等方面的古籍文献和二百多万件满文国家档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由于这些古籍文献(不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二百多万件国家档案)刻印数量少、载体脆弱、保存不当和人为损毁,目前存世者寥寥无几,或者残缺不全,或者不成套者居多,亟待进行抢救,这为相关的出版机构和政府部门提出了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满文古籍文献散存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民间。 据有关资料反映,目前收藏有部分满文古籍文献的国内外重要机构有:北京图书 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资料室、雍和宫资料室、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室、辽宁省图书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日本、 俄罗斯、韩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研究机构和大学。此外,由于锡伯族自康熙年 间接受满语满文为本民族的通用语言文字,因而几乎所有刻印发行的清代满文 (包括满汉合璧) 古籍文献,都曾经在锡伯族各级官吏及民间传抄和流传。因为 利益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大学等部门,要顺利配合出 版机构提供这些资料出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 在这些部门很难找到一套或一部完整者。而搜集民间散存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 实践证明相对顺利很多。但民间散存的资料,从几十年来的情况看,前景不容乐 观,其消失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加快,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损失将无法弥补。据 调查,改革开放之后,在锡伯族民间散存的这些古籍文献,一是成为内地一些文 物贩子的涉猎对象,他们通过锡伯族中介人进行收购而去;二是一些所谓的文人 以搞学术研究的名义,用各种手段搜集这些资料,使其先后流失很多,目前已无 法知其所在; 三是一些收藏有这些文献的老者去世之后, 其后代往往按习惯将其 进行陪葬, 使之人为被损毁。

十年前,为了配合编写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锡伯族卷》,曾对新疆锡伯族民间古籍文献作了一次详细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时发现和登记在册的满文古籍文献近二百种(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等几次文化浩劫,民

间保存的满文古籍文献至少千种以上),其中全套完本就有很多,清代最流行的 重要政治、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工具类刻印本和清代手抄本(均 用毛笔手抄)均有保存。如政治、军事方面有:《满文资治通鉴》、《东华全录》、 《满汉春秋》、《谕稿》、《谕折档》、《奏折汇抄》、《谕旨汇奏》、《吏治辑要》、 《吏治要语》、《大清会典》、《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典要大全》、《衙署名目》、 《清汉行文类语汇钞》、《平定准噶尔方略》、《上谕》、《随军纪行》等。哲学方面 有:《四书》、《钦定满文四书》、《御制翻译四书》、《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四书 人物衍义》、《四书讲章》、《孔子家语》、《论语》、《孟子》、《满汉道德经》、《道 德书》、《易经》、《周易》、《易经讲章》、《易经成语》、《女论语》、《三字经》、 《菜根谭》、《天事箴言》、《醒世要言》、《四本简要》、《千字文》、《小学》、《幼 学》、《忠孝经》、《孝经》、《三字经注解》、《圣谕广训》、《圣训》、《御制性理精 义》、《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八旗箴》、《内政辑要》、《劝善文》、《劝善要言》、 《劝学文》、《人臣儆心录》、《圣孝鉴》等。民族、民俗方面有:《钦定八旗则 例》、《八旗文经》、《满汉回疆传》、《钦定回疆则例》等。民俗方面有:《西域闻 见录》、《异域录》、《清字祭祀书》、《满洲祭祀全书》、《满洲祭祀图说》、《钦定 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五行志》、《星命须知》等。宗教方面有:《御制首楞严 经》、《金刚经》、《萨满仪式》、《萨满咒语》、《萨满念杆清汉表文》等。文学艺术 方面有:《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西厢记》、《八洞 天》、《凤凰池》、《寿诗》、《御制盛京赋》、《御制避暑山庄诗》、《御制全韵诗》、 《清文论》、《诗经》等。语言文字方面有:《满洲语》、《对音辑字》、《元音正 考》、《清汉元音字典》、《音韵逢源》、《满文字母》、《虚字韵》、《清文虚字歌》、 《初学辩识清字须知》、《清文备考》、《满洲类书》、《满汉文四种》、《清语问答》、 《满洲翻论》、《翻译话条》、《翻译满语纂编》、《满汉成语》、《六部成语》、《总 纲成语》、《成语汇编》、《清文类书》、《清文类汇》、《清语摘抄》、《初学必读》、 《钦定清语》、《新旧清语汇书》、《清文总汇》、《大清全书》、《清文全书》、《清 汉文海》、《满汉袖珍字典》、《御制五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清文鉴》、 《御制增订清文鉴》、《满汉文海》、《三合便览》、《一学三贯》、《满蒙回三体字 书》、《御制翻译春秋》、《钦定西域同文志》等。此外,还发现了数十种清代和民 国初年锡伯族文人翻译(毛笔)手抄的汉文古典名著译著,如:《西游记》、《红 楼梦》、《东周列国志》、《前七国》、《封神演义》、《唐朝传记》、《薛仁贵》、《魏 朝演义》、《北唐演义》、《瓦岗寨演义》、《火焰驹》、《岳飞传》、《包公传》、《济 公传》、《开平演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杨家将》、《呼家将》、《大八 义》、《小八义》、《义女传》、《石马传》、《石公传》、《彭公传》、《梦中怨》、《穆 桂英传》、《双龙会》、《三唐五帝演义》、《宋朝狄龙狄虎传》、《秦香莲》、《英烈 传》、《元朝传》、《狄青传》、《孟丽君传》、《罗通征北传》、《韩国传》、《明代英 雄传》、《绿牡丹》、《秦叔宝》《唐朝传记》、《唐朝萧宗汉传》、《元朝孟丽君传 奇》、《五女兴唐记》、《宋朝征南记》、《薛刚反唐》、《薛丁山征东记》、《大宋东 征记》、《施公案》、《说唐》、《佘赛花》、《好逑传》、《卖油郎与花魁女》、《梁山 伯与祝英台》、《儿女英雄传》、《西汉演义》、《东汉演义》、《隋朝演义》、《唐史 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大清高公案》、《清史演义》等。这些资料已 经成为新疆人民出版社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资料来源。

搜集整理出版一个文种的古籍文献,需要一批精通该文种的文人志士和编审

人员,否则很难开展和持续这项工作。众所周知,部分锡伯族军民自1764年西 迁新疆以来,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本民族的通用语言,至1947年,部分锡伯族 知识分子将满语满文少许改革之后赋予了"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从本质上讲, 目前新疆锡伯族使用的锡伯语锡伯文就是满语满文的完全继承,一直到改革开放, 锡伯族老人仍然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称为满语满文。改革开放以后,新疆人民出 版社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使国内外对清代满文 古籍文献及其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 得到一定的重视和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这其中锡伯族 文人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这一时期,一批受正规满文教育的老文人积极发挥余 热,参与本民族及满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编译工作,加上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所属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使一批满文古籍文献 通过他们整理交付本社出版,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目前仍有十几名热心于这 项工作的六七十岁文人志士发挥着作用。而且,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的 编辑力量和编辑水平正在目益得到提高,近几年来,其整理出版满文古籍文献的 力度,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也在逐渐加大,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些精通 满语满文的文人志士和编审人员以及大量民间资料来源的基础上,新疆人民出版 社在本社锡伯文编辑室基础上成立"全国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中心"是完全有 条件的,有关部门应该抓住时机,将此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考虑。

我认为,清代满文(包括满汉合璧、满蒙合璧、满藏合璧等)古籍文献, 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因为很多正处以濒危状态,早晚都要进行抢救, 如果现在就着手抓整理抢救工作,新疆人民出版社藉自己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全可以做出更大的成绩。今年年初,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来新疆人 民出版社调研时,也曾转达新疆自治区党委张春贤书记有关新疆人民出版社应该 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成为祖国满文古籍文化遗产整理出版中心的指示,使我们 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新疆人民出版社要成为清代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中心,有 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新疆人民出版社新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上任伊始 便着手改变旧的不利局面,首先重视人才,大胆使用人才,集中精力抓第一线生 产工作,尤其重视小文种的出版业务,目前本社的面貌大有改观,出版社开始走 入正轨,这对开展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是最大的动力源;(二)不需要 投入资金先培养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的专门人才,锡伯族中还有这类高素质人 才可继续发挥作用;(三)在多年的出版工作中,本社锡伯文编辑室已经积累了 出版满文古籍文献方面的丰富经验, 使在以后的出版工作中不会走弯路; (四) 目前锡伯族民间尚遗存的诸多清代满文古籍文献,给继续开展这一工作提供了丰 富的出版资源,而且不需要投入巨资就可以很快见明显的成效;(五)目前我们 确切掌握着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和私人所藏满文古籍文献情况,故后续出版 资源的搜集,可以说不会存在多大障碍,预计在未来十年中,这一工作可以收到 巨大成效。

(作者系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